

山东文艺出版社

单伟伟 著

比爱更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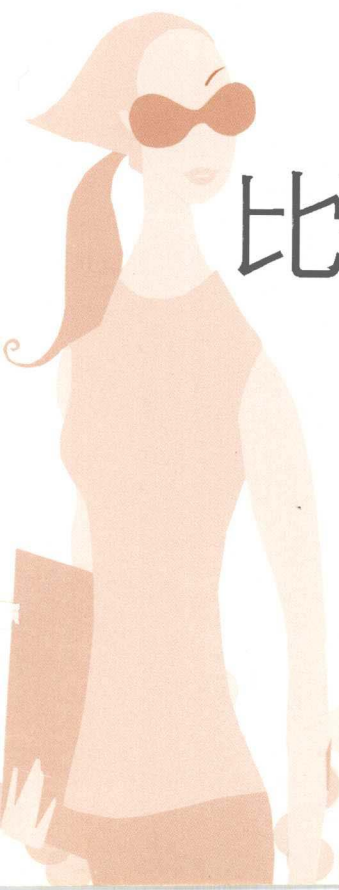
biai gengai



比爱更爱

单伟伟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爱更爱 / 单伟伟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12
ISBN 7-5329-2513-7

I. 比… II 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6799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省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965 × 1270 毫米 1/32 印张 / 7.25 插页 / 2 千字 / 171
印 数	1-5000
定 价	18.00 元

序 章

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有一只孤独的小象尾随着一支庞大的象群，却遭到了整个群体的驱赶。很显然小象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来客。在几次被驱赶之后，小象沮丧地、无奈地、茫然而又无助地缓缓调转了头，朝着远离象群的方向走去。它不知道要去向何方，它已经失去了亲人，迷失了方向，甚至，它都不再在乎自己的生死了。

有几只野狼开始围攻它，它却蹒跚着只管往前走，它已经没有勇气和力量来保护自己了。或者说，它更想被野狼们吞食掉，去天堂寻找它的亲人。狼是不会可怜这个小家伙的，它们只管抱住它，撕咬它，小象仍旧是毫无反应地向前走。猛然，它停了下来。在一片水边，它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还看到了妈妈。妈妈在哭泣，在对它说：为了妈

妈，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忽然，小象扬起了鼻子长鸣了一声，那叫声震彻了整个草原，甚至可以划破天宇。它开始反抗了，那是种疯狂的，超乎它能力的反击。野狼们被这一反常的突变吓着了，等它们反应过来时，小象已经主动出击了。在经历了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小象趁狼群开始疲惫的时候，抡起长长的带着血痕的鼻子，狠狠地给了领头的野狼致命的一击。那狼在泥沼中痛苦地呻吟了几下便断了气，失去了首领的野狼四散逃窜。小象又抬起伤痕累累的鼻子鸣叫，它胜利了。尔后，它横着倒了下来，它累了，需要休息了。

夕阳西下，草原上一片静寂。多么美丽的落日，多么美丽的草原啊！小象就那么安详地躺着，也许是夕阳的美好唤醒了它，也许是在天堂的妈妈唤醒了它：宝贝，趁着天没黑，快去找个安全的地方。小象轻轻睁开双眼，缓缓站起来，留恋地凝望了一会儿红彤彤的，火一样的夕阳，便平静地转身，背对着那诱人的色彩，朝着东方——太阳将要升起的地方奔去。

这是一个影像片段，却又是时常萦绕在我梦中的场景。无数次我会从这梦中醒来，拉开帘，推开窗，静籁的黑夜便以风的形式袭入我的体内，侵占我的房间。我喜欢被黑暗吞噬的感觉，更确切地说，我是喜欢被孤独围绕的那种快感。这种快感，有些人是无法理解和感受的。我想获得那种快感的欲望远远大于孤独带给我的恐惧与不安，就像是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冲动与无知。有时我真需要无知一次，更渴望今天结束了，便会忘记所有的一切，今天的人、今天的物、今天的事、今天的感受，还有今天一切的欢乐与伤痛、善良与罪恶、美丽与丑陋、文明与愚昧。而明天开始时，脑中是一片空白，这才是我想要的纯粹的、崭新的一天，尽管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渴望与要求，

也是一种逃避生活的企盼和欺骗。许多年之后，我已经成为子淳的妻子，有了生命中的另一半来依靠和抚慰的时候，我依旧有这种逃避生活的想法。当我用手语告诉子淳时，他那纤细、柔长、白嫩的双手作了回应：“你太过于理想化，又渴望极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生活的自由，灵魂的自由，爱的自由。”看着子淳的手在空中飞舞，我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一种久违了的声音。那声音来自很遥远的地方。

是的，我太渴望自由了，一种心灵的自由。也许我的心被束缚得太紧，太紧了，我需要最彻底的释放。于是，在子淳的帮助下，我释放了我的心。

目 录

一、初恋男友的故事	1
初恋男友身后的女人	1
踏上回家的路	11
第三者	16
两个曾经同爱着一个男人的女人	24
我和他的过去	27
双重绝望	38
断了线的风筝飘向何方	49
珍贵的馈赠	58
二、我生活中最不幸的日子	63
在去文宣的路上	63
父亲的新家人	66
畸形爱情的殉葬品	78
我唯一的依靠	85
揭开初恋男友的“策划”	90
和父亲的家人聚餐	93
想融入这个新家	98
我的父亲母亲的爱情	101
三、初恋男友的女友的爱情	115
重新忆起往日爱情	115

畸形之恋·····	119
爱情不是欲望的代名词·····	133
四、我的凄美爱情·····	143
生活的小插曲·····	143
感受怦然心动的爱情·····	148
爱情在世俗里败落·····	158
爱在生命边缘的故事·····	163
挣扎在欲望边缘的男人·····	166
绝处逢生·····	175
丈夫的睿智·····	189
五、爱在继续却伴着痛·····	192
重温怦然心动·····	192
巧遇恩师·····	205
“二十四小时之恋”的实况·····	214
丈夫选择逃避我们的爱情·····	217
在生死边缘·····	219

一、初恋男友的故事

初恋男友身后的女人

当我决定在瑞典的家中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腹中正孕育着我和子淳爱情的结晶。子淳的妈妈希望他是个男孩，而我则希望是个女儿，因为我想实现我的一个愿望，并给自己一种心灵的补偿，我也希望这样能宽慰远在天堂的妈妈，希望在自己施予母爱的同时再感受到母爱。

在瑞典的家中有着很好的环境，对我的身体以及腹中的宝宝都有好处。但我很想回国，回通宁，回文宣，因为那里是整个故事发生的地方。这仅仅是个想法，我没有说出来，我知道那样会遭到公公婆婆的反对。尤其是婆婆，她绝对不允许她的宝贝孙子出任何闪失，她要在他没出世之前就在他身边，以悉心照料我的方式来呵护和关爱他。

所以，我为了不给大家带来烦恼和不快，只能决定以回忆来叙述这个故事了。而最终这个故事还是在它发生的地方重新出现在纸上，这得益于我的丈夫瑞子淳。如果要问我为什么当初选择了子淳，虽然他没有任何语言表达能力，但是他的心灵和我的心是相通的，有时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表面上我们是在用手语交流，而实际上却是我们的心在对话。

我正在书房的阳台上感受煦暖的晨光，子淳来到我的身边，将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我则将头靠在他的胸前，我嗅到了只有他身上才有的味道。曾经多少次我都想用语言来描述这种味道，却总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无奈。而此时，当我想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灵感就像泉水一样涌出，所以这种味道就很自然地在我的头脑中有了明确的语言表述。这种味道不仅仅是嗅觉上的，它来自身体的各个感官：淡淡的大自然的清香，温暖和煦的阳光，轻柔清爽的触摸，滑润香甜的水汁，温馨与宁静充溢在心间。这是一种美好的、自由的味道，只有子淳才能给予我，而子淳也仅仅只能给予我一个人。

我们就这样相互依偎静静地站在那儿。这时子淳移开了他的手，我知道他有话要说，同时将目光转向他。

子淳：你就在这儿写吗？你想回去是吗？

我：是的。可是我不能，这样妈妈会不高兴的。

子淳：你不用担心，妈妈的工作我来做。我会陪你一起回去的。

我：可是，你的工作……

子淳：这个你也不用担心，在中国我们也有工作站，我可以申请调派。

我不知道子淳是如何说服他母亲的，但最终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他的父亲和母亲决定与我们同行。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华裔的后

代，他们生在瑞典，长在瑞典，除了样貌以及还保留着的少量中国的传统习惯（这也仅是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延续来的）外，都已经是纯粹的瑞典人了。两位老人同去的理由是旅游和认祖归宗，而真正的目的还是我腹中的宝宝。公公将他农场的事宜向我们的姐夫（子淳的姐姐瑞子雪的丈夫）交代清楚之后，我们就出发了。我是一身轻松的，所有的东西都不允许我拿，他们把我当成了需要看护的孩子，我都要被宠坏了。在飞机上，我靠在子淳的肩上，眯着眼睛，而且还微笑着，我感受到这种微笑的甜美，因为我的心里此时是无比的幸福。在决定嫁给子淳时，我就知道我会幸福的。因为，我们注定了是同心圆。

十几个小时的平稳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了通宁的沙坪国际机场。走出安全通道步入机场大厅，就看到了很醒目的“《环境》报瑞子淳”的牌子。随后在人群当中我看到了举牌子的女孩儿。那女孩子有着可爱的娃娃脸，一头黑色稍短且轻烫过的微卷发，中等偏高的个儿，穿着淡绿色的吊带衫和浅蓝色有些泛白的七分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紫色平底的凉鞋，虽然皮肤有点黑，但一点都不影响她带给我的那种阳光的感觉。尤其是她的笑，灿烂、自信，宛如一朵盛开的太阳花。我们朝她走过去，她的反应很敏锐，看到我们，手中举着的牌子也就落了下来。来到她跟前，子淳试图用手语回应这位来接机的女孩子，我示意他由我来说。

“你好！”

“你好！”女孩的手伸过来，柔软细腻得像刚刚从牛奶中洗过一样。

“这是我的先生瑞子淳。”

“瑞先生，你好！”女孩再次主动伸出手，等子淳用手语表述出“你好”后热情地握了一下。

“这是我们的父母。”我又转身将我的公公婆婆介绍给女孩，女孩很灵活地来了一个日式的行礼问候：“伯父伯母一路辛苦了。”我的公公婆婆可以说对中国话已经模糊得没有概念了，所以他们只能点头微笑。我将女孩的话翻译给他们听，他们用瑞典语对女孩说：“旅途非常顺利。”女孩马上用流利的瑞典语说：“欢迎你们来中国！更欢迎你们来通宁！”我很惊喜女孩竟会说瑞典语，这样我就不必担心父母因语言不通而有所不便了。我曾经想去我的母校为他们找一位翻译，现在看来，这女孩就可以成为他们很好的翻译，只是不知道女孩是否愿意了。

因为不知道我们会来这么多人，所以只来了一辆车，那女孩嘱咐司机不去《环境》报社了，改为回家。家，谁的家？她的家吗？

子淳和父母坐在来的车上，我和那女孩则叫了一辆的士。

“瑞太太好像是通宁人吧？”女孩笑着问我。

“噢，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从我口音上听出来的？”我自认为我的普通话没有带太浓的通宁味。

“不是。因为我觉得您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而且，别人还给我讲过您。”她在绞尽脑汁地思索着能证明认识我的那一幕。

“可能我这人长得比较大众化，你见过和我差不多的也不奇怪。”我觉得这女孩皱眉头思考的样子很可爱。

“噢，对了，蓝翊凌！你是蓝翊凌，对吗？”女孩惊喜地喊出我的名字，我也感到惊诧，她竟知道我的名字。

“看来，你的确是认识我的，可我对你却没有印象。”我向女孩抱歉地一笑。

“当然，这种认识只是单向的。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们也没有见过面。好了，现在我们终于彼此认识了。很高兴见到您，我叫宁

馨。”看来这女孩似乎仰慕我已经很久了，只是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什么轰动的事迹，一直以来，我只在自己的生活中扮演着自我，平凡地默默地存在着。

“很高兴认识你，宁馨。只是我有些被搞懵了。”我并不想扫宁馨的兴，更不想消减她对我的热情。但是宁馨看上去却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仍旧很兴奋。

“不用着急，一会儿你就明白了，而且还会有惊喜哟！”宁馨的神秘表情，让我感到有些不自在。而这些也都将她的单纯、天真表露出来，和她成熟、前卫的外表是大相径庭。

从郊区的机场一路驶向市区，通宁繁华、美丽的夜景相对于两年前又增色了许多。但我不喜欢这喧闹，不喜欢灯火通明，不喜欢五光十色，不喜欢这嘈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不喜欢什么，也许我就是不喜欢把原本安静、神秘的黑夜搞得喧腾、沸扬。我喜欢那种还原本真的黑与夜。就像我曾经不喜欢被无形与有形的东西塑造成泼辣、张扬、放浪不羁、桀骜不驯的自我一样，那不是真实的我，本真的我应该是宁静、善良、纯真的。失去自我等于是失去了灵魂的一半，那些年，我活着，却只拥有一半的灵魂。在遇见子淳之前我是这样活着的。遇见了子淳，并与他相恋，成为他的妻子，这才使我重获了真实的自我，找到了灵魂的另一半。如今我活着，是整个灵魂和肉体统一和谐地呼吸着。

车穿过闹区，驶上了那条沿海路。这条路我是记得的，因为在这条路上，留下过我的智慧和汗水。摇下挡风玻璃，湿湿的海风扑面而来，很舒服。听到了海潮的声音，看到了通宁的海，但没有了轮廓，海已经和夜成为了一体。能永远感受到黑与夜的地方，我想那应该是海的最深处吧！南极和北极也仅仅都只是半年的极夜，而在海底每时每

刻都会让你在夜里，在黑暗中。

前面的车驶进了一幢很豪华的别墅的庭院内，宁馨让的士在门前停了下来，我和她便走了进去。院内的设计、装饰考究、华丽，灯光很柔和。子淳正在拿行李。我来到他面前：这里是什么地方。不像是工作站所在的地方，倒像是私人住宅。子淳：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在通宁的工作站是由一个商人来代理的。婆婆也上前来问我：“这里是哪里？”我说：“大概是报社给准备的寓所。”宁馨这时从室内走出来，后面跟着的是一个穿着朴素甚至可以说有些土气的老人，看上去比公公的年龄大，但步履却轻松、矫捷。我以为他是来拿行李的工人，但我错了。

宁馨给我们作了介绍。这老人是宁馨的父亲宁国强。他显然对丈夫没有语言表达能力也感到意外。他不知道该如何和子淳交谈，所以他转向我，希望我来为他转达。我知道他误解了。是的，一般来说十聋九哑，但是，我丈夫子淳并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事故才失去了说话能力的，所以他是能听得到的。大家不要奇怪于我和他交谈时也用手语，那是因为，刚开始遇见他时我也以为他是聋哑人，为了能和他更好地交流，我就跑去学手语。当他告诉我他能听得见时，我依旧学着手语，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了这种表达方式。而且，每次和他交谈时，我都是很自然地运用手语。后来，我们就这样交流着，沟通着，爱着。手语不仅让我们传递着彼此的思想，更让我们的心灵相通，使我们的心以同一个最美妙的频率跳动。

我们来到室内，里面的一切都向我们展现了这幢别墅的现代、华丽。无论是从色彩搭配，还是从灯光布局都可以让我感受到主人与众不同的审美观。但这些却无法让我和这个老人联系在一起，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有内涵，很有气质的人，而这种内涵和气质只能是有修养的

老一辈知识分子身上才有的。通过后来的对话，我们便明了了。

“我是瑞典的《环境》报在通宁的主编，我叫宁国强。而代理商就是犬子宁焱，这里是他的寓所。因为总报社也未说清，只好临时先委屈一下，住在家里。”宁老显得很抱歉。

宁馨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姑娘，她很友好地用瑞典语为我的公公婆婆翻译。

“宁先生，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的父母及我的太太都是来中国旅游的，给您添麻烦了。”我将子淳的手语译与宁老。

“不麻烦，真是非常欢迎你们到中国来旅游。中国的发展很快，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说这话时，从宁老的脸上可以看出骄傲和自豪。

“中国的发展之快从通宁的变化就可以感受到了。仅两年的时间，就变化这么大，真是令人惊叹！”看来，这一路上，子淳都在注意沿途的事物。

“看来，瑞先生曾经来过通宁。可惜，那时我们的这个工作站还没设立，这是去年的二月份才刚刚成立的。”宁老有些为此感到遗憾，他可能在想，如果早知道子淳曾经来过通宁，并认识，那么这个工作站兴许也就会早成立了。

“原本，社里是想让我来中国的工作站工作的，但不巧的是，我那时正在埃及，所以就改派了查理。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中国。中国很美，也很神秘。我也是中国人。”子淳一直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国人来看的，这一点我是深知的。

“说到查理，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很能干。但是在知道你要来的消息之前，他去了大理，所以，没有去接机。我便叫了我的小女儿宁馨去接你们。”宁老指了指正在为父母做翻译的宁馨。

“谢谢，非常感谢您及您的家人。”子淳向宁老点头致谢。

“不必客气，你来了我很高兴，可以在工作上给予我们很大的指导和帮助。早就听说，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摄影师和撰稿人。”从宁老的眼睛里流露出了喜悦。

.....

八点的时候，我们在寓所的餐厅里享受了很丰盛的饭菜。我的公婆婆对中国菜一直是赞不绝口，而且他们下决心要将中国的厨艺学回去。他们是第一次来中国，是第一次回到故乡。在这之前他们的父母曾经想带他们回来，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当双方老人都已经作古时，他们对这个只从父母的口中得知的故乡、祖国已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想念和惦记了。直到这一次来到中国，他们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他们的父母会如此热爱着这个国家。我不知道在来的车上，宁馨所说的“惊喜”是什么，但一想到这未知的“惊喜”，我就会有种说不出的不安和不宁。这仅仅是种预感，但在我心里却感觉到它是真实存在着的。当寓所的主人回来的时候，这预感就应验了。

大家在客厅里喝茶的时候，室外传来了车的鸣笛声。宁馨站起来，嚷着：“哥和嫂子回来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客人接到了吗？今天这个酒会我们真是不应该参加的。”很浑厚、有穿透力、有磁性的男中音，由远及近而来。我们起身来迎接主人。一对身穿很相配的晚礼服的夫妇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当我们相互对视的时候，我脸上对主人敬重的微笑一扫而光。我的肌肉都僵硬了，没有任何表情。我见到了我一生都不想再见到的人。这个人曾经将我少女时最美好的希望和最纯真的初恋击得粉碎，碎得像用肉眼看不到的玻璃碎屑一样，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又碰到，它就会在不经意间扎伤你的手，让你流血。此时又见到了这个人，我的手被扎到了。这个人就是站在男主人旁的女主人。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就是那个打破了我的希望的女人。

现在的她是那么的高贵、典雅、端庄、秀丽，已经成了一个拥有地位、财富的贵妇人。十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她正穿着薄如轻纱的睡裙，站在我的初恋男友的身后，鄙视地望着我。现在看着她那张修饰得很美的脸，而那天晚上，这张脸上曾经落上过我的手掌印。还有她的下巴上那颗富有挑衅意味的小黑痣，给我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对了，莫晓焜呢？她把他甩了吧！这时的她也僵在了原地，她认出我来了，她是不是在想那一巴掌现在还在疼着。

“这就是瑞典来的客人吧！”男主人显然没有想到我们会到他的家里来打扰他。子淳用手语来介绍我们，但是当他表达完了的时候，我依旧盯着那女人，愣在那里。子淳给了我一些提示，我才意识到我的失态。我是这里唯一一个可以连接无声与有声世界的人，我怎么会忽视了呢？

“您好，这位是我的先生瑞子淳，是从瑞典调派过来的摄影记者，这两位是我们的父母。”

男主人是个很有气派和风度的中年男子。“你们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环境》报的名誉代理宁焱，真正的代理是我的父亲，想必大家都已经认识了。这一位是我的太太沈琪。”此时，站在那里的那个叫沈琪的女人，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失礼，走过来向我们问好。从我和她对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她的脸上始终是堆着笑的，只有瞬间的疑虑，使我不得不佩服上层人物高明的社交修养和手腕。这一点我是永远也学不到的，所以我不会成为上层人物。但我曾经却拥有着那么强烈的想攀到上层的欲望，而现在的我却很满足于和子淳过着这种平淡、宁静的生活。我知道这才是属于我的真正的幸福。

“瑞太太，这就是我要给你的惊喜！”出乎意料地，宁馨将沈琪拉到我的跟前。